

民國十年
續賣紀念

快樂的結局

柴霍甫短篇傑作集

第四卷

快樂的結局

趙景深譯

上海開明書店刊行

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二年十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八角

(實價不折扣不寄費)

柴霍甫短篇傑作集卷四

“快樂的結局”

[普及本]

有著作權不翻印

著者 柴霍甫

譯者 趙景深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興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五五號
電報掛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開明書店出版

葉紹鈞之創作

城

中

〔短篇小說集〕

五角五分

倪

煥

之

〔長篇小說〕

一元五角

稻

草

人

〔童話集〕

六角

古代英雄的石像

〔童話集〕

四角

柴霍甫作品的來源

柴霍甫的親兄 Michael P. Chehov 著

套中人——洪禮齊——我的生涯——一封寫給我有學問的鄰居的信——孩子們——三姊妹
——手術室——賽校——死屍——詢問——文官考試——漂泊者——主教——蚌蜆——
一個藝術家的故事——決鬥——撒哈連島——海鷗

在柴霍甫的文學作品中，時常反映着他的家鄉泰甘廬。這在套中人裏就可以看到，在這一篇裏，主要人物皮理國的型是取材於泰甘廬文法學校的教師戴可諾夫（Aleksander Diakonov），柴霍甫幼時曾在這學校裏讀過書。戴可諾夫在那兒教了三十多年書；以前他所教過的學生後來都在各校當了校長和教師，還有許多學生成了名——

但在這些年來，戴可諾夫的生活卻從未改變過：他還是與十幾年前一樣，據他的學生說，他老是穿着那一條白洋布的褲子，那身衣服，他老是住着一樣的屋子，說着一樣的話。他走起路來，總是輕輕的，學生們便替他起一個綽號，叫做『馬陸蟲』。沒有人指摘他，但是個個人都跟他廝混熟了，他一說出話來，人家就知道他要說些什麼，所以人家也看不出他的好處來。他在校中常說『到你的寢室裏去』。如果他有一次忘了說這句話，他就要當作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並不嚴厲，不過從來不許學生犯規的。總之，他是一部機器，在那兒走路，說話，動作，出通告。後來便停了。戴可諾夫一生都帶套子，甚至在晴天，也要撐一把雨傘。

套中人所敘的五月節，學生與教師出城到樹林裏去，也是一個泰甘廬的習俗。杜伯基林離城有兩里遠，柴霍甫很喜歡這樣的五月節，時常引起他清絕的回憶。

洪禮齊篇中所敘的墓地，就是泰甘廬的墓地。

在柴霍甫的長篇小說我的生涯中有許多純粹泰甘廬的人型。他有一個姨媽，名叫

費多霞 (Fedosia Yakovlovna) 她是人類中最和藹的，不但愛她的親戚，也愛她所不大熟悉的人。她很窮，租借屠夫勃羅可菲的房屋居住。屠夫的母親替屠夫管家，但屠夫卻喜歡費多霞勝過他的母親，常把他的錢都交給費多霞保存。在我的生涯裏柴霍甫敘述屠夫和我們的姨母極爲活躍『我可以這樣的允許你。我來供養你，到你老死爲止；你死時我將用我的錢來埋葬你。』

這些都是勃羅可菲的話。在小說之末，柴霍甫又說『他受了鞭打，因爲他在店中指發醫生們的罪惡。』這件事的確是有的，不過不是在泰甘廬。這地方是叫羅哥陸 (Nini Novgorod)。那時虎列拉傳染病流行，正在著名的將軍白蘭諾就職的時候。一個好心的店員紀泰夫有一次與主顧作私人談話，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不要相信醫生，那裏有什麼虎列拉症呢！分明是醫生造謠呀。』後來這話傳到白蘭諾的耳朵裏，他就鞭打年老的紀泰夫，還把紀泰夫大押到醫院裏，要他看看害虎列拉症的病人，使他明白當時確實是有這種流行病的。我記得，這件事使柴霍甫很生氣。

在一八七九年冬天，柴霍甫將他的第一個短篇——封寫給我有學問的鄰居的信寄給蜻蜓。我記得他急切的等待着主筆紙信袋的答覆。答覆倒很快。『做得還不壞。我們希望你再加努力。』從那時起，柴霍甫就從事於文學生涯。我想那一篇一封寫給我有學問的鄰居的信是根據於我的祖父寫給我父親的一封信。柴霍甫一八七八年把那封信抄下來，直至一九二三年我的姊姊梅麗還把這封信保存着。

柴霍甫的哥哥伊凡是莫斯科附近弗士克山士克 (Voskressensk) 一個小學裏的教員，這個小城與大鄉村相彷彿。生活都照着舊法，生活程度很低。城裏有一個礮台，礮台長是陸軍大佐梅耶夫斯基 (Mayevsky)，頗有手腕。著名的戈羅克法士突夫也住在這兒，他的妻子常替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國家劇場編劇。柴霍甫每年夏天都要到伊凡那裏去，住在校中。伊凡是陸軍大佐的孩子們的教師，因了陸軍大佐的介紹，他就認識了許多武官，以及在那兒避暑的智識階級。柴霍甫在一八八四年得到醫學士的學位，跑到弗士克里山士克，立刻認識了許多人。地方生活的中心便是梅耶夫斯基和他們的妻子安

尼，生亞和愛里阿西加，柴霍甫很快的與這些孩子成了朋友，後來寫了一篇孩子們，即取材於此。他又從這兒得到軍隊生活的常識，後來他便引用到他的戲劇三姊妹裏去。

那時柴霍甫正在替彼得堡的滑稽報斷片 (Oskolki) 寫東西，此後他也替莫斯科的小報寫過東西，但那些不過是文字的遊戲罷了，一個初學寫作品的人就在彼得堡的報上寫作品在當時是很少有的。事實是這樣，斷片的印刷者，著名的幽默大家賴謹 (A. Lakin) 在莫斯科遇見他的朋友詩人白爾明 (L. I. Palmir)。他們倆坐在馬車裏，看見一個長髮的學生在階砌上走。白爾明向賴謹說：「這是一個很有天才的人。」賴謹問道：「他叫什麼名字？」白爾明說：「他名叫柴霍甫，你應該請他替你的斷片寫作品。」於是賴謹便去訪柴霍甫，請柴霍甫替他報上寫東西。現在這位年輕的作家便有了新的希望，他要與彼得堡印刷所合作，他的作品不但在啤酒店裏有人看，就是對於文學有興趣的人也要來光顧，因此他一定要「努力」。他需要新的印象，於是他便描繪在他四圍的生活。離弗士克里山士克一里半有一個杉士突醫院，院長是有名的醫生阿長吉爾。

斯基他的治療法很著名，許多醫學生和年輕的醫生都在他手下學習。柴霍甫也是其中之一。不久他就與阿長吉爾斯基爲朋友，醫治病人，幫助醫院工作。醫院可以使得柴霍甫與農民和下級人員相接觸。下面的事情使得柴霍甫寫了一篇手術室。有一次阿長吉爾斯基很忙，他叫一個醫學生（即有名的醫生 S. P. Y.）去拔一個病人的牙齒。這位沒有經驗的學生拿起鉗子，用力拔出「一枚好牙齒，那枚壞牙齒卻依然沒有拔出。」

阿長吉爾斯基鼓勵他道：『不要緊，不要緊，你拔下好牙齒來，也許壞牙齒可以同時打下來。』

學生找到壞牙齒，敲破牠的頭。病人罵了他幾句就走了。

烏斯潘斯基醫生常從西維尼戈羅（Zvenigorod）跑來看柴霍甫。他時常做出各種可笑的事情來。可以很滑稽的動着他的頭蓋骨，喜歡稱人爲『汝』。

有一次他對柴霍甫說：『喂，柴霍甫，我要走了，可惜沒有人代替我的位置。做做好事，替我工作罷。我的皮萊姬會伺候汝的。這兒有一根腰帶送給汝……』

柴霍甫答應了，便與我偕往西維尼戈羅。那個小城離弗士克里山士克約十五里，是全縣的行政中心。按照杉士突醫院的規矩，柴霍甫在職務上應該幫助地方行政，回答問題，並且在堂上查驗。他時常參與杉士突的會審，〔參看他的小說賽梭（Shen）〕對於鄉民，官員，官役等的生活知道得很清楚。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有一大半寫的是弗士克里山士克和西維尼戈羅的生活。他在西維尼戈羅所得的印象寫成一些小說——死屍詢問等。文官考試則寫的是弗士克里山士克郵局長安諸的事情。

柴霍甫的小說漂泊者大半是他一八八七年在南俄旅行時的個人經驗。在他旅行時，警察偵探不住的追蹤他的行動，一個換一個的輪流跟着他。其中有一個偵探，託詞旅館客滿，向柴霍甫通融，要與他同住一個房間。他也將這事寫在漂泊者裏，不過不大相同。主教似乎與下面的事情有關。

在一八八八和一八八九年間我們家裏住在莫斯科，借住柯禮炎醫生的兩層樓屋。柴霍甫和我住在樓下，那時我是莫斯科大學的肄業生。我們的母親和姊妹住在第一層。

樓，儲藏室是在第二層樓。柯禮炎所住的大木屋裏住滿了大學生，是柯禮炎自己揀選他們來住宿的，柯禮炎自己則是莫斯科大學的訓育員。在這些大學生中有一位 P. 君，是語言學的學生，勤懇年輕，篤信宗教。我常同這些同學來往，篤信宗教的 P. 君 便是常到我家來玩的一個。

我得了法學士的學位以後，立刻就都在都拉省得到位置。P. 君也得到學位，後來使我們非常驚奇。他竟做了教士了。他做了僧院長，接着就做主教。P. 君做主教時只有三十歲。我相信那時在一切俄國主教中，他是最年輕的。像他這樣年輕，又有學問，立刻就發現了教會生活的黑暗面。人家反對他，他因此被革職，遣送到遙遠的高加索的大坐堂裏去修養。他做主教的時候，因積勞成疾，腦痛欲裂，有一位醫生常去替他醫治。這醫生順便就來拜訪柴霍甫。那時柴霍甫住在耶爾泰，得了肺病，就在那幾次的會晤之間，柴霍甫便得到主教的^了材料了。

下面的事情，引起柴霍甫做了一篇蛙蟻。

一八八八年在莫斯科有一個警醫名叫米垂 (Dmitri Pavlovich K.) 他娶了一個妻子，名叫蘇菲 (Sophie Petrovna)，米垂從早忙到晚，蘇菲趁他不在家的時候，便學習繪畫。她很有天才，有藝術家聰穎的靈魂。她並不美麗，但卻很有趣。她請了許多客人來——藝術家，音樂家，文學家，醫生都有。我與柴霍甫也常到她家裏去。整晚都是嘈雜的談着話，彈奏而且歌唱。她不讓丈夫出來會客，只有在半夜時，醫生纔打開門廳，一手拿叉，一手拿刀，嚴肅的說道：『諸位請來喫點東西罷！』

於是大家羣集餐室，看見桌上豐富的食物，擺得滿滿的，令人咋舌。蘇菲就要跑到丈夫身邊，捧着他的頭狂熱的說道：

『米垂！朋友們，你們看呵！他的面孔是多麼的漂亮呵！』

兩個藝術家常到她家裏來。一個是俄國風景畫學校的發起人風景畫家李維丹 (I. Levitan)，一個是動物畫家S. S.。他們倆很快的與米垂成爲朋友，還常在別處一同坐着談着，喝着紅酒。還有些客人要到夜半纔到米垂家裏去。他們的目的只是貪圖一頓喫。

目次

柴霍甫作品的來源……………	密蓋爾柴霍甫……………	卷首
套中人……………	……………	一
可憐的婦人……………	……………	二四
快樂的人……………	……………	三三
奇特的人……………	……………	四三
搗亂的客人……………	……………	五〇
本地人……………	……………	六二
難講話的人……………	……………	七四
長舌婦……………	……………	八九

古怪地方	九六
一本戲劇	一〇三
激動	一一四
造謠	一二一
神祕	一二八
臉孔	一三六
照相冊	一四二
丈夫	一四六
假病	一五四
快樂的結局	一六〇
墓地	一六七
大眾	一七一

在旅館裏	一七八
罪惡	一八三
迷路	一九二
英國女郎	二〇〇
心虛	二〇八
獅子與太陽	二一六
演說家	二二四
不要響	二三〇
男主角	二三六
皮金伊	二四六
在消夏別墅	二六四
頑童	二七四

復讎者·····	二七八
頭等搭客·····	二八七
詢問·····	二九九
錯誤·····	三〇四

插圖

作者及其夫人
三十四歲時的作者
三十九歲時的作者
作者的客廳及臥室